

于晴 著

陷身情网 不回头

在大漠的星空下
迷失时间河流中
维系我俩，为情最真最诚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金苹果系列

陷身情网 不回头

于晴 ● 著



【吉】新登字08字

责任编辑:赵东寅

金苹果系列

陷身情网不回头

于晴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6 印张 113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 080 册

ISBN 7-80599-560-5/I·166

总定价:76.80 元(每册定价 9.60 元)

楔子

丁以琳惨白着一张素净的脸，眼睛直盯着不安而绞动的手指，虽然帮助丁以宁和俞可凡私奔成功，使她对眼前这个男人深感愧疚，但是她却没有一丁点儿后悔，反而觉得自己作了正确的抉择。并非柳逸轩这个男人不够好，只怪他和俞可凡无缘。

丁以琳始终坚持有情人应成眷属，所以她才毅然决然的说服丁以宁和俞可凡私奔，而无怨无悔的挺身而出收拾这个烂摊子。不管柳逸轩、她的父母，或都其他人如何责备她，她都认了，敢做敢当一向是她最引以自豪的行为准则。

柳逸轩始终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的斜倚在窗台边。他的眼中充斥着愤恨、受伤、心痛……种种的情绪。婚礼在即，心爱的未婚妻却演出一出逃婚记，对方偏偏又是自己最信任的事业伙伴！过度的愤怒，使他咬伤了自己的下唇，泛出几许血丝。

“柳先生，你的唇受伤了？”丁以琳惊愕道。

“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慈悲！你以为是谁造成的？”柳逸轩眼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恨意。

“你以为你这样做很伟大吗？”他咧嘴咒骂。

“我从不觉得自己这么做很伟大，而是……”丁以琳本以为自己够勇敢，偏偏她的声音却不争气的抖颤着。

“而是什么？”柳逸轩几近嘲讽，一步步的向她逼近。

她反射性的瑟缩了一下，背脊紧紧的贴在椅背上。

他像一双猎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她，偌大的右手扎扎实实的掐住她纤细粉白的脖子，左手将她那双小手紧紧的扣在椅背上，更以魁梧结实的身躯，将她的的身子逼靠在沙发的一角。

她完全动弹不得，浑身无力，急促而惊恐的喘着气。

“而是怎样？说呀！你不是很能言善道的吗？怎么？这会儿却成了哑巴了？”他的眼中尽是残酷无情的恨意。

丁以琳心中有如万马奔腾般的慌乱与恐惧，她隐约感到自柳逸轩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——

他真想杀死我？！这个念头令丁以琳更加惊骇不安。她发觉自己呼吸愈来愈困难，由小而大的耳鸣声，更令她意识到浓郁的杀意。

然而，她依然不认为自己有错，更不后悔自己主谋策划了这个私奔事件。

“我哥哥和可凡是真心相爱，有情人本就该成眷属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……”她用尽仅剩的一口气力争扎道。

“住口！贱人！”柳逸轩目露凶光，扣在丁以琳颈项上的手指，几乎陷入她的肌肤中。她眼前发黑，直觉血液自脑部

迅速的流失，感觉开始麻木……“住手……我会死的……”她气若游丝的呻吟道，接下来她再也没有任何知觉了。

※

※

※

混浊而烟雾弥漫的空气，无情的将昏睡的丁以琳呛醒。她困难的睁开双眼，颈项间微微疼痛，令她更加不适。

丁以琳逐渐寻回昏迷前的情况，她下意识的挺起身躯，缓缓的抬起头。

正当接触到柳逸轩那自眼眸中射出的两道光芒时，她的心偷偷的悸动了一番。

他和以宁一样，是深爱着可凡的。再次意识到柳逸轩的真心，丁以琳竟有着莫名的心痛——

“我该怎么做……才能弥补你所遭受的创伤……”话一出口，丁以琳被自己过于感情浓郁而带着怜异的声调吓了一跳。

柳逸轩脸上的表情显示他和她一样讶异，还掺杂着不解，以及……某些难言的情愫。“我是说……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只要能补偿你的损失……”丁以琳连忙从他脸上拉回自己有些失控的视线，故作轻快的解释。

“损失？！”柳逸轩受伤的嘶吼，“你把我可对可凡的爱当成什么？你如何赔偿我的‘损失’？！”他的语气中充满愤恨与轻蔑，显然他因她的话受到不小的创伤。

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丁以琳为自己的失言感到羞

愧，急着向他解释，但当她迎着他那足以教人冰冻三尺的神情时，她说不下去了。

室内再度陷入死寂，丁以琳缩在沙发一角，双膝托着下巴，不敢再抬起头来。她害怕他的视线，那令她感到恐惧、愧疚，还有……莫名的不安与心悸。

柳逸轩毫不掩饰的审视着缩成一团的丁以琳。眼前这个女孩他虽是首次邂逅，但是关于她的大名及一些相关事迹，他早已耳熟能详。原来她就是俞可凡既崇拜又喜爱，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闺中密友。

他不否认自己一直对素未谋面的丁以琳有着某种程度的兴趣，因为照俞可凡的描述，她们两人的个性正好相反，截然不同。俞可凡纤细脆弱，丁以琳则坚强内敛，怎么也想不透两人竟是好友，尤其今天亲眼瞧见丁以琳后，柳逸轩更不能不承认，她就如俞可凡曾经形容的那般。

不过，这些都不再重要，眼前最令他恨之入骨的是，俞可凡和丁以宁私奔了，主谋正是丁以琳，而明天就是他和俞可凡的结婚大典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更加愤恨难平。

“可凡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实情的，可是，面对柳家自小将她养大的恩情，她实在说不出口，她……”丁以琳没头没脑的冒出这一大堆话。

“她就和你哥哥私奔，让我明天在众多亲朋好友面前颜面尽失，下不了台？！”柳逸轩的样子像吃人般恐怖。

“不……”丁以琳抖着声音，似乎想辩驳什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第一章

国内数一数二的连锁婚纱摄影礼服公司，年轻总经理的结婚大典，自然是盛况空前，热闹非凡。柳逸轩举手投足散发着无限的男性魅力，这更令与会的女性宾客们，羡慕那将与他步向红毯一端的幸运——新娘。

尤其，在场的宾客们都及不可待的想一睹这个场面，突然阵前换将的幸运灰姑娘究竟是何方神圣，抛弃俞可凡，而执意与她共结连理。

较之会场的人声鼎沸，新娘休息室可真是冷清无比，而且还一片愁云惨雾，气氛之糟，比丧礼还有过之无不及！

丁华娟泪眼婆娑，不停的咒道：“你这个贪慕虚荣的贱女人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竟然怂恿以宁和那个女人私奔！以宁也真够傻，竟然听信你的鬼话，我们丁家真是白养你了。还我儿子来！”她愈说愈激动，终于忍不住歇斯底里。

“阿娟，你冷静一点吧！咱们自己没长眼睛，被自己养的狗咬了，也只有认了，否则，还能怎样呢！”丁明安万般无奈的安慰自己的老婆。

“如果是狗，还知道感恩图报，这个贱女人根本连狗都

不如，还我儿子来……”丁华娟面目狰狞的向丁以琳扑过去。

“阿娟！”丁明安连忙阻止妻子的动作。

“妈……”丁以琳无力的哀求。

“谁是你妈！我才没这个好福气！贱女人，还我儿子来！”丁华娟在丈夫的怀里，像发狂般嘶吼。

“丁先生，您最好先送丁夫人回去休息，再来参加婚礼！”一旁的服务人员好心的建议道。

“不必！我和我太太这就回去，这个婚礼我们本来就不准备参加了，你向男方交代一声吧！”丁明安说着就怒气冲冲的扶着丁华娟离去。

“爸……”

“不要叫我！我没这么好命！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我丁明安的女儿，今后不准你再踏进丁家一步！”说完，他们夫妻俩便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“还我儿子来，贱女人——忘恩负义的狼心狗肺——”丁华娟咒骂由大到小，由近至远，终至消失。

室内再度恢复平静，丁以琳的心早已碎成片片。

她知道周围服侍她的服务人员，个个都对她投以轻蔑的眼光，还不时交头接耳的唾骂她。“真没良心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出卖，难怪她父母那么伤心……”“还听说，原本的新娘是她的好朋友呢！”

“那不就是她抢了自己好友的丈夫，还让那女孩和自己的哥哥背上私奔的罪名？！真够毒的……”

“那算什么，她连父母都可以不要了，他好友的丈夫又算什么，摧毁哥哥的名声就更没什么了……”

“好狠毒的女人啊！亏她生得一张天使般的面孔……”

“那不就对了，你没听人家说，恶魔往往拥有一张天使般的面孔……”

“对对……”

丁以琳孤零零的僵坐在梳妆台前，周遭轻蔑嘲讽的言语，令她早已碎成一片片的心，更加的粉碎成灰烬，她恨不得放声大哭，偏偏今天的泪腺特别崩紧，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；她想大声嘶喊，偏偏她的声带今天罢工，发不出一丝声音来。

因此，她只能呆愣愣的坐在那儿，等待婚礼的来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柳逸轩潇洒多情的出现在丁以琳眼前。

“既然你父母临时有事不能出席，就由我这个亲郎直接带你进入礼堂吧！”柳逸轩柔情万千的说道，脸上还挂着一朵迷死人的笑容。

周围的人们，无一不羡慕新娘的幸运。而丁以琳却只是无知觉的将僵硬的手交给柳逸轩，任他摆布，顺着他的命令、他的动作行事。

她知道他的柔情万千、温柔体贴都是在作戏，他要与会的宾客相信是他抛弃俞可凡，而不是俞可凡不要他，他是非常要面子的人……她更加知道他是恨她入骨的……

不过，这一切都已经无关系要了，丁以琳就像具没有心

的美丽木偶,机械式的做着每一个动作。

会场璀灿夺目的灯光,喧哗嘈杂的人声,令丁以琳感到目眩不适,她只是本能的顺着柳逸轩的步伐,一步步走向礼堂前方。

丁以琳感到眼前一片昏暗,双脚一软,然后便不省人事了。

※

※

※

“原谅我……”

丁以琳在痛苦的呻吟中醒来。

这是哪里?!

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非常舒适柔软的床上。

床的右过有一个雕琢精细的梳妆台,旁过约莫五步的距离,是浴室的入口;另一面墙的右侧是隐藏式的衣柜和更衣室,左侧是一组豪华而完整的雷射音响组合。

床的右过,走下两层阶梯,连接的是一度长毛的地毯,上面摆设了一组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,靠近散地窗台过,还有一张贵妃椅,由贵妃椅顺着视线的方向直视,便是门口,整个房间都是采用粉紫色系的,几个明显入口处还贴着“喜”字哩!

显然这房间的一切都是按照俞可凡的喜好设计的。

丁以琳心中隐隐作痛。

如果今天的新娘子是俞可凡,那情况可就完全不同

了。

她有些羡慕俞可凡，但却有更多的自怜。

房门被轻轻敲响。“少奶奶，你醒了吗？”

少奶奶？！那是在叫我吗？

“少奶奶？！”

“哦！我醒了，你请进来吧！”丁以琳连忙说道。

门被打开了，量个打扮轻巧，年纪和她相仿的女孩笑脸盈盈的出现在门口。

“少奶奶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你下楼来好吗？老爷和夫人要见你。”

“呃？你是说……”

丁以琳这才想起自己是在婚礼进行一半时昏倒的。

“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丁以琳对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年轻女孩很有好感。

“我是小翠。”

“原来你就是小翠呀！”丁以琳非常高兴，“可凡常跟我提起你呢！如果你愿意，请叫我以琳吧！”

“以琳……”小翠眼眶一红，直向以琳扑过来，“对不起……为了可凡小姐，让你受苦了，我……”她愈说就哭得愈伤心。

以琳的泪腺终于不再紧崩了，她压抑着自己纷乱的情绪，连忙安抚小翠，“不！小翠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可凡和我哥哥的事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而且，我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的帮忙，事情是无法这么顺利的。”

“以琳……”听以琳这么一说，小翠哭得更厉害了，“对不起，我没想到逸轩少爷会以娶你做为报复……”

以琳总算有些安慰，至少，还有一个小翠是了解她的用心，体谅她的立场的，她的泪水开始夺眶而下。

小翠是俞可凡的贴身丫头，也是柳家中，唯一知道俞可凡以丁以宁相恋的人。

“以琳！老爷和夫人他们……”

以琳一见小翠面有难色，便知定非什么好事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故作轻快，“我会小心应付的，谢谢你，小翠！”

※

※

※

柳文华，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绅士，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，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令以琳讶异的是，从他身上竟然找不出一点商人气味，倒是有着浓厚的书卷味儿。

以琳对柳文华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，虽然他始终低着头看手上的书。

“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？”

“呃？！”以琳这才注意到正在大发雷霆的葛丽雯。她给人的感觉与柳文华正相反，一脸精明刁钻，十足的商人气势，以琳直沉柳家的大权是掌在这位正满脸不悦的柳夫人手上。“很抱歉，我失态了。”以琳老实的道歉。

葛丽雯根本没把丁以琳的话当话，毫不客气的将以琳从头瞧到脚，好像扫描器一样，以琳很讨厌这种感觉，但碍

于立场，只好由她去。

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勾搭上逸轩的，你要知道，我本来相中的媳妇是可凡，听说你还是可凡的好朋友……”葛丽雯的鼻子差点儿没笑出气，以琳有些受伤的垂下头。

葛丽雯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反正，只要逸轩高兴就好了，我这个做妈妈的也不便过问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，不过，你既然进了我们柳家大门，今后一切言行举止就得小心谨慎，不可丢了我们家的脸，否则……”她露出如蛇蝎般的表情。

以琳不禁瑟缩了一下，“我会谨言慎行的！”

“最好是这样。像今天的结婚大典，你的行为就很不妥当了，我当然不是说你故意晕倒，没见过大场面吓昏了我倒是能谅解，问题是也要看场合，是吧！”葛丽雯讲话的语气相当刻薄。

“我以后会小心……”以琳满腹委屈，却又不能发作。

“没事了，你回房去吧！”葛丽雯转向小翠，“小翠，以后就由你来服侍新的少奶奶！”“是！”是小翠欢天喜地的答应。

以琳心里也很高兴，“谢谢……呃……”她不知该如何称呼葛丽雯。

“你既是我们柳家媳妇，就跟着逸轩叫我吧！”

“是！妈……妈妈！”以琳有些生涩不自在。

※

※

※

以琳斜倚在落地窗边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“以宁哥哥，可凡，你们现在好吗？”以琳喃喃自语。

从前晚帮助丁以宁和俞可凡私奔，到昨天去找柳逸轩负荆请罪，及至今天，成为柳家的媳妇……不到三天，如此仓促而草率地就改变了丁以琳一生的命运。

以琳眼前一片模糊，想起自己今天后的处境，泪水便不争气的直直滑落。以琳并不是很爱哭的女孩，她一向坚强又乐观，但是，眼前的处境实在无法令她有丝毫乐观之处啊！双亲的不谅解，柳夫人的难缠，最重要的是今后将一生相随柳逸轩，他恨她。

以琳摇摇头，算了，不要想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一切顺其自然吧！

这么一想，心里便好过些，以琳打开梳妆台右边的第二个抽屉，拿出她一直带有身边的日记，聚精会神的写着，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。

半晌，她做完今天的“功课”，便把日记小心翼翼的收好，窝进舒适的被窝中。

傍晚时，她由小翠口中知道柳逸轩今晚不会回家，这使以琳放心了不少。

独守空闺是新娘子在新婚之夜最怕尝到的，但是对以琳而言可是求之不得，她恨不得柳逸轩夜夜不归哩。

以琳并非冷血动物，她和一般女孩子一样，期待和自己心仪的另一半，步上红毯的那端；在新婚之夜，以娇羞又期